朝花夕拾

蓝天下这只隆隆驶过的“拉杆箱”，似乎也在对前辈“蛇皮袋”做深情表述和赞美，在讲述一个中国的时代故事。

蛇皮袋与拉杆箱

■ 文文

年初交上的一部书稿，是一部由传记主人口述、我加工整理的稿子。这个稿子由不得我多少天马行空的创作，竭力要做到的，就是尊重口述的事实。还算比较顺利，经过多方的采访，还有实地踏勘，写起来左右逢源，既不偏离口述，又比原材料更集中，更有故事性，便利读者阅读。交稿后，经过传记主人的审阅修订，还有责任编辑的把关润色，将下厂付梓了。

这时，传记主人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其中有一个细节不准确，一定要改过来。我听清楚了，这个细节是书稿中提到的一件物品，或者说是一个道具。

当年，传主从江南闯北京时，最先由“一根扁担两个麻袋”起家。麻袋中装的是绣花枕套，带着江南刺绣的风情和轻捷。从枕套开始，接下来是童装和羊毛衫、羊绒衫，滚雪球般越做越大，成为业界传奇。这个麻袋的故事我听到传记主人与我说过，在他的家乡湖州采访时，他的亲属也是这样具体与我说的，这都有录音为凭。而且，在交给我参考的纸质媒体报道材料中，记者的文章也写到过这两个麻袋，可从白纸黑字中查阅。但如今传记主人忽然想起，这个麻袋的记忆不准确，准确的应该是俗称为“蛇皮袋”的那种编织袋。

“蛇皮袋”三个字，一下子点燃了我的许多记忆。现在少见这种物品了，而30年前，这可是人群中极为寻常的存在，颇似今天人们手中的手机。

一经提起，我首先想到了蛇。乡村的童年岁月，能见到乡野中的各色蛇。赤链蛇、竹竿蛇、青竹飚、地头蛇、五步蛇、眼镜蛇……都见过。有一次我在河沟中摸鱼儿，草丛中摸到一个扭动的活物，出水一看，原来是一条红白黑相间的赤链蛇，在我手中挣扎，望着我昂头吐出红艳艳的舌头，就是人们说的蛇信子，吓得我魂不附体，撒手丢弃，落荒而逃。几十年过去了，我至今犹记得手中蛇身扭动的感觉。这蛇不同黄鳝和泥鳅的滑腻腻，而是毛糙糙、刺拉拉的，那种有鳞的皮非常让人触摸生恐，略加回忆也浑身起鸡皮疙瘩。自此之后，我看见蛇就怕。

读小学时，又有一天，臂弯挂着猪草篮子的奶奶从学校旁经过，她一手紧紧掐着另一手的食指，面色苍白，对我说，手指被蛇咬了，要去校旁的卫生所看医生。我忙搀扶起她。在卫生所，赤脚医生将一个软胶皮管勒住奶奶被蛇咬破的手指根部，迅速用手术刀划破伤口，让染毒的血流出，并用镊子夹出伤口中的蛇碎牙，清洗消毒上药。赤脚医生对奶奶说，老人家很沉着智慧，掐住手指根部，不让有蛇毒的血液回流归心，这个自救措施非常正确。这条肇事的地头蛇虽然不大，但剧毒，处理不当，性命难保。这件事，让我领略了奶奶慈祥中的刚毅，还有她的定力和知识面。

后来读小说《白蛇传》和课本中的《捕蛇者说》，对这个蛇是惧怕与敬畏兼而有之。

读师范时，所在城市有一个于我亦师亦友的诗人，主业是某学校校办厂的采购员和推销员。他们的产品就是蛇皮袋。一开始主要是原料采购难，他四处奔走将原料搞进；后来，则是满世界钻天觅缝销售。他戴一副深度近视镜，我笑话肩扛背驮着产品的他是一条勤勉的“眼镜蛇”。

这蛇皮袋与蛇其实并无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它外表摸上去刺拉拉的鳞状，又有五颜六色的简单花纹，倒是真有点像蛇的皮。这种编织袋是由塑料加入一种纤维，形同轻巧坚硬的铝合金原理，轻而透气，却非常牢。也不污染环境，可以无限次地反复利用。比起传统的麻袋，它轻很多，可能重量还不及麻袋的十分之一，但结实比麻袋有过之无不及。同时它防水，只要不是浸泡水中，外面泼洒些水和自然的风雨，对袋内物品根本构不成威胁。这又是麻袋所无法比拟的。最关键的，还是它物美而价廉，价格还不及麻袋的十分之一。自然而然，蛇皮袋就取代了麻袋。

蛇皮袋之于30年前的中国农民工，所得的绝对是一片感恩戴德。那时的蛇皮袋市场真大，因为那年头的农民工外出打工，农村包围城市，几乎所有人都是肩扛这样五颜六色的蛇皮袋。通常都是双枪侠，好事成双，两只蛇皮袋前后护胸。一只袋装得满满，是他们从故乡带出的衣物被褥；另一只大约只有半袋，拦腰打个结，袋中是瓦刀、斧头凿子，是挣钱的工具。为了便于上下车船，没法用上家乡劳作的扁担，而是一根短棍做关联，前面缀着装工具的袋，后面撬起鼓鼓囊囊的衣物被褥袋，一肩担两袋，走南又闯北。前面的袋是进击，迎着早晨的日出，去码砌，去砍削凿孔对榫头，收取汗水换来的稻谷高粱一样沉甸甸的芬芳；后面的袋是休整，被褥即便不能对着故乡的星月摊开，而是异乡工棚中的陌生，但蛇皮袋里的所装也仿佛是随身远行的故乡，千里万里，开袋即是家。这个蛇皮袋可不是蛇蜕皮之后那层无用的皮（可药用），这条蛇随主人出了村庄，就形同温顺忠诚的老狗，最贴心可人。地上潮湿，拿它垫上可以隔潮。门窗漏风漏雨，扯开它就是遮风避雨的最佳材料，变废为宝。

我相信，也一定有人在恍惚间，会将这五颜六色的廉价蛇皮袋，联系到了风雨之后绚丽的彩虹！

难怪我的“眼镜蛇”朋友，在路边小餐馆半瓶二锅头的鼓动怂恿下，满面兴奋害羞难辨的潮红，舌尖打结宣称：学校员工所有的彩电，都是老子一只蛇皮袋给拎回家的！

所以，当我的功成名就的传记主人，想起了麻袋系蛇皮袋之误，让我通知订正，我不但乐意，而且浮想联翩。我觉得，小小一只蛇皮袋于中国经济可能关系不大，但对我乡下万千农民工兄弟的殷实口袋而言，它可是所向披靡，立下过汗马功劳。传记主人可算是其中一个代表，一个农民工变身民营企业家的代表。他像一只天鹅，知道自己是从丑小鸭变过来的，眼下，忽然发现伴随当年丑小鸭的鸭蛋壳，就是一只蛇皮袋。

经过30年的风雨，蛇皮袋不知不觉销声匿迹，很少见，不过偶尔从防汛的沙包中可一瞥尊容。就像它当年取代麻袋一样，这个重要的时代细节也升级换代了，替代品就是如今出行者人手一只的拉杆箱。在蛇皮袋如野花开遍天涯的时代，拉杆箱当时都叫“航空箱”，只能是航班机组的飞行员和空姐们的标配。那时，也只有机场和航站楼的地面，才配这只箱如同主人牵小狗一样牵扯溜达。

如今，“农民工”的说法都少了，被改称为进城务工者，他们也大多用上了拉杆箱。他们也极少用蛇皮袋了。但是，他们的父兄一定记得，记得这只走不进博物馆的蛇皮袋，曾经忠诚而实惠地陪伴过他们，陪伴他们辛劳，陪伴他们获取。在我看来，蓝天下这只隆隆驶过的拉杆箱，似乎也在对前辈蛇皮袋做深情表述和赞美，在讲述一个中国的时代故事。

心灵舒坊

整个暑假，我扛着木梯，在葡萄架下游走，太阳泼剌剌的，将成熟的果子照得晶莹通透。

流年碎影

■ 毛庆明

一直以来，我对一些看上去丑陋、且触感不好的动物有着极端的恐惧。我惧怕壁虎以及与壁虎相像的一切动物，比如蜥蜴、穿山甲、变色龙，乃至鳄鱼。

我幼时的家是安庆城内的一座四方院落，青砖黛瓦，黑漆大门上钉着一对铜制门环，木制沙发是雕花的，同样雕花的大衣柜上的玻璃嵌着喜鹊登梅，大红木床上挂着烟熏微黄的丝质蚊帐，床柱上吊着一对褪色描金的蚊帐钩。

院子里有一长溜葡萄架。夏天，我们在葡萄架下跳房子、跳皮筋，吃井水浸凉的西瓜；冬天雪后，腊梅盛开，香气幽幽越过院墙，在青石板铺设的麻石条镶拼的巷道上弥漫。

老房子的美，在钢筋混凝土泛滥的今天越来越为人所称道。然而对于孩童来说，那光鲜靓丽的背后，却是厌恶重重，甚至危机四伏。尤其是闷热潮湿的夏季，黑色的蝉聚集在槐树枝头嘶吼；鼻涕虫在雨后的青石板上爬出一道黏腻的白；蝎子莫名潜入雨靴，在你匆匆穿鞋上学的时候蜇你一口；天牛用锋利的口器在无花果树内无休止地啃噬，并排出一堆堆锯末状的粪便。大量滋生的蚊虫吸引了它的天敌壁虎，亮着白炽灯的天花板上、布满爬墙虎的墙壁上、葡萄架上、花盆底部，壁虎仿佛无处不在。

我对壁虎的恐惧至深，时至今日我都无法言表，不妨借用史铁生《务虚笔记》里的一段相关描述吧：有一种褐色的蜥蜴总在天亮前冷冷地叫，样子像壁虎但比壁虎大好几倍，贴伏在院墙上或是趴在树干上，翘着尾巴瞪着鼓鼓小眼睛，一动不动，冷不丁“呜哇——”一声怪叫，“呜哇——呜哇——”，叫得天不敢亮，昏暗的黎明又冷又长。

大人们总是说，壁虎吃蚊子，对人类有益，不用怕。但他们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多么的苍白无力。

八月，架上的葡萄开始泛红。这是不喷农药、不施化肥、不经催熟的天然果实，个头很小，成熟期参差不齐，同一串果子，最后一颗刚开始泛红，最先成熟的那颗却早已腐烂了。

这是我的节日，我的狂欢。整个暑假，我扛着木梯，在葡萄架下游走，太阳泼剌剌的，将成熟的果子照得晶莹通透。一俟睃巡到成熟的果子，我就将木梯靠过去，爬上葡萄架，将红彤彤的果子从整串葡萄上揪下来，撕去一角外皮，轻轻一嘬，来不及咀嚼，整颗葡萄就入了喉；未成熟的果子，在藤蔓上继续生长，每一颗吃到嘴的果实，都是自然成熟最为新鲜的，甜得发齁。

这美好的一切在某一个午后戛然而止。那一天阳光依旧灿烂，葡萄架下，碎影斑驳。那一天成熟的果子很多，我过于快乐，全然没注意到那只蛰伏在藤蔓上和藤蔓同为褐色的大壁虎，我在采摘一颗红得发紫的葡萄时触碰到了它。“呲溜”一声，它绵软的白肚皮贴着我整个小臂滑了出去，“啪嗒”一声，摔在地上。

刹那间，时间停止了。地上的壁虎一动不动，风不再吹，蝉儿不再鸣叫，死一般的寂静。突然，我的双腿抑制不住地颤抖起来，筛糠一般，愈来愈剧烈，木梯随着我的颤抖产生了共振，并将共振传递给葡萄架，于是满树的葡萄叶也随之颤抖起来，发出沙沙沙的摩擦声响。顶着三十七八度的高温，冷汗从毛孔里慢慢渗出，我面如死灰。

我死死盯着摔在地上的壁虎，生怕它不知所踪，那样只会加深我的恐惧。地上的壁虎一动不动地和我对峙，也许它同样出于恐惧，想用装死来避险，这只壁虎一定想不到，面前这个强大的人类，内心是多么虚弱。

不知过了多久，壁虎终于坚持不住了，悻悻地爬动起来，试探着爬了几步，然后加快速度，迅速钻入墙根边的花盆底下，不见了。我长舒一口气，小心翼翼地从木梯上下来，飞速穿过院子冲进厨房，母亲正在烧饭，烟火气将我从地狱拉回人间，我一屁股坐在小板凳上，放声大哭。

我高中毕业离开家去天津上大学，北方气候干燥，夏季气温不是很高，再加上冬天的寒冷，所以蚊虫相对于南方少了很多，壁虎也就相应地少见了。大学毕业后虽然回到了江南，但一直居住在楼房里，即使回老家探亲，也尽量避开夏季，倒也和壁虎相安无事。偶尔办公室大扫除时会发现一两只，也会有同事帮忙清理出去。

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每学期发了新书，都是我来帮她包封皮。有一次帮她包语文书，无意中翻开了书页，一只硕大的壁虎插图赫然在目，吓得我一声惨叫，将书扔得老远。原来，语文课本里有一课讲的是小壁虎断尾自救的故事。揿着砰砰跳的心，暗自庆幸当年我的小学课本里就没这一课。同时也明白我对壁虎的恐惧并未消除，只是隐藏在了心里。

壁虎和“庇护”“避祸”谐音，很多人喜欢在私家车的尾部贴上壁虎图案，有着祈福保平安的意思。因为是金属质地，再加上看得多了，倒也能适应。一次，搭朋友的车去横溪买西瓜，在山道转角处和对面来车相撞，人员无恙，朋友的车也无恙，但对方的新车左前大灯却全毁了，对方车主心里窝火，下车查看时冲着朋友车踹了一脚，没想到应声掉下一只壁虎，飞也似地窜入了路边草丛。我和朋友相识一笑，莫不是这壁虎真有庇护功效呢。再看那壁虎，好像也不是很丑陋了。

对壁虎的恐惧，心理学称作单一恐惧症。而持续了一年半之久的全球疫情，更让我平添了几分焦虑。我们都在等待，等待世界重新打开。前日，和女儿视频聊天，我说，等疫情结束，我第一时间就去吴哥窟，看一看“高棉的微笑”。女儿说“高棉的微笑”隐藏在热带雨林中，壁虎很多哦。我心下一惊。女儿旋即安慰我：没事，我陪你去，不用怕壁虎，有我呢。看着视频中这个爱笑的女孩，她在我庇护下长大；如今她羽翼丰满，和我是各自独立的两棵树；而将来，我会老去，白了头发，掉光了牙齿，萎缩了大脑和肌肉，那时候，我会坦然接受她的庇护吗？

窗花

徐建军/摄

玫瑰书评

人海茫茫，“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在认清生活的艰难险阻，在认清人性的扭曲后，依然勇敢地迎着风、迎着雨，勇敢地活着，勇敢地面对，展现出一种乐观豁达，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路欣赏一路花开，用心去拥抱每一处风景。

《人生海海》：奔赴山海，用心去爱

■ 闫玲

麦家《人生海海》的故事从遥远的地方飘来，讲述的是“我”的童年记忆与归来后的转变，借用“我”的一双眼睛去看人性阴暗与私密的角落，借用“我”的一双耳朵去倾听如海人生中的高歌与低喃。

被时代裹挟着前进的上校，是作者在《人生海海》中精心塑造的一个传奇人物。《人生海海》以抽丝剥茧的笔法，一步步呈现当苦难的浪头向他拍来的时候，知道怎样在风光处耀眼，也知道如何在卑贱中自处。

抗日战争时期，怀着家国仇恨，上校选择了参军，机缘巧合之下，练就了一手出神入化的医术，“金一刀”的名号在战场上传扬，也因此造就了他传奇的前半生。为了解开爷爷的心病，老保长来到“我”家向爷爷讲述了上校的过往和小腹刺字的缘由，那是一段遮掩着荣光的屈辱历史，也是英雄的光辉史诗。这一剂猛药，救回了爷爷，也彻底改变了所有关联者的后半生。也正是因为这跌宕起伏的过往，让上校成了旁人猜测的对象和茶余饭后的谈资。“他把猫当儿子养”，上校对猫的喜爱更像是一种寄托，寄托他消逝的爱情和忘不掉的过往。

在文字的斑驳中，想要知道上校秘密的人和藏着秘密的人如同黑暗森林中的猎手和猎物，于静谧处展开无声的搏斗。“文革”时，渴望立功的红卫兵窥视上校身上的隐秘，却因此失去了双眼，带着残废的双手开始了亡命生涯；爷爷洗清蒙在自己儿子身上的污名告发了上校；在公审大会上，疯狂的父亲带着无知的群众用最羞辱的方式将上校最深刻最隐秘的耻辱放在了惨白的灯光下，剥去了他最后的体面，人性的阴暗污秽成为压倒他精神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那个十几年苦难都没能打倒的硬汉崩溃成一个稚童——上校疯了。

当“我”飘洋过海怀着无比怀念且复杂的心境再次踏入双家村，从那一张合影开始，才真正完整看到上校跌宕起伏的一生。林阿姨的再次出现让上校晦暗的人生画上了休止符，如同一束阳光驱散了上校后半生的阴霾。爱情不过海海，作为上校唯一心动过的女人，在最后出场，却贯穿了上校的一生。从战场上血与火中萌芽的爱慕到和平年代歌舞升平里沉淀的相思，从爱而不得的愤懑怨恨到久别重逢后的生死相依，一次次跌倒爬起，一次次微笑面对，饱经风霜与鹤发童颜的形象对比，让这种混杂着热恋与救赎的爱情经历过时间的考验和洗礼显得弥足珍贵，让人深怀敬意。

而在漫长的等待中，爱情的轨迹照亮了上校的余生，晚年的他不仅拥有了自己一直渴求的平凡世界，还拥有了纯真的心境，女性的细腻与母性的光芒在最后一刻迸发出极大力量，让“我”从故事的聆听者、见证者，成为参与者。读到这里，我早已潸然泪下，心碎不已。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海海人生，没有活色生香的回忆，也没有悲天悯人的得非所愿，只有与之握手言和。

屈辱、矛盾、理解与情感的升温，作者为其笔下卑微存在的去向提供了一种可能，那就是自我修复。“大人不记小人过，谢谢你”。这是一切的导火索小瞎子，对“我”的感谢。就像书中说的：“这个不经意间的所谓的善举给我留下经久不息的安慰，这是我的胜利，我饶过了他，也饶过了自己。我战胜了几十年没战胜的自己，仿佛经历了一场激烈的鏖战，敌人都死光了，一个不剩，我感到既光荣又孤独，孤独是我的花园。我开始在花园里散步，享受孤独留给我的安宁。”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些不如意，书面如镜，从字里行间闪过的长度正是我们在不断拓展自己生命的宽度，来去之间，将蒙尘的心灵清洗得纤尘不染。人海茫茫，“生活不是你活过的样子，而是你记住的样子”，在认清生活的艰难险阻，在认清人性的扭曲后，依然勇敢地迎着风、迎着雨，勇敢地活着，勇敢地面对，展现出一种乐观豁达，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路欣赏一路花开，用心去拥抱每一处风景。

故事读完，却始终让人有一种情绪郁结在心中，细想开来，是一种阴差阳错世事坎坷的缺憾。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我们在各自人生的小道上，努力地塑造自己的生命姿态，虽然一路走得磕磕绊绊，但却一直诚恳地用本能追寻着信仰。无论前路多艰，我相信，只要心中有希望，眼里便一定会有光。